



# 陕南的田坎

■ 陈绪伟

用泥土夯实的，石头砌成的，撑起一块块田地的坎子，陕南人称之为田坎。

这些坎子，长短不一，随弯就弯；这些坎子，高低不等，随山势而立。这些坎子，总是把坡地变成平地，把沟边、河岸、山梁变成水田。一条坎子链接着另一条坎子，一面山坡筑成一层层坎子，一片山梁竖立起一梯梯坎子。坎子从坡底上到坡顶，从山下直升到山梁，坎坎梯田沿河而上、绕山而转，形成陕南山区一道道奇美的景观。举目远望这些田坎，像是绿绕山野的工笔画，也像是步步登天的金色云梯，更像是巧夺天工的大地浮雕。

家乡的陕南，位于秦巴山区，地形地貌是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。这一分田，就是坎子的杰作，也是先辈人勤劳加智慧的结晶。陕南山区，无坎不平地，无坎不成田；乡间的小路，大多是田坎路；山村农家住户，也是“上坎院子下坎屋”；就连劝说走进家门的乡亲吃饭，也是“上个坎坎，吃一碗碗”的话。可见，乡下的坎子无处不在，乡下人心中的田坎分量十足。

陕南大地上，最典型的田坎标志，莫

过于风堰万亩梯田。先辈人在海拔600米~1200米之间的黄河河、冷水河两岸，三岭六坡之上，以夯土筑坎、搬石砌坎，开凿出梯次分明、纹理柔顺的层层梯田。梯田中的坡弯或山腰间，垒砌石坎平场而建造民居。这样的“造坎成田”，砌坎成屋，正是明末清初大移民的创举，更是天人合一的安居奇迹。

风堰梯田，与农家住户紧密相连，四周树林茂密，田坎渠坎错落交织，形成人畜饮水、梯田灌溉的水资源储存库。坎上人居与坎下梯田，自成完美的农耕科学系统；既能调节气候，保水固土，防止山体滑坡，又为居住农户的生存、繁衍、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。“坎子工程”因地制宜，对生态环境给予了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。正如风堰山歌所唱：“木槽接天河，竹筒引龙王，高山峻岭田坎来梳妆，坡梁沟壑田坎来调养……”谱写了古今中外一篇令人叹为观止的农耕史诗，无愧是中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陕南的田野，千年万代的种田人，就

在这田地上耕作。那密而有序，纵横交错的田坎，把一块块田地规划成春夏秋冬的棋盘，耕作人行步在田坎上，像一枚枚布阵在季节上的棋子，守护和期盼着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籽”的丰硕成果。

山乡的田坎，温婉如母亲的臂膀。春季怀抱灿灿的油菜花，夏季牵手风生莲动花飞溅的荷塘，秋季搂着沉甸甸的谷穗，冬季护围绿色生机的青苗，就这样紧紧地拥抱着四季的希望。这一道道田坎，拥抱着的一块块田地，是山乡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“命根子”。不管岁月沧桑多变，无论风雨狂剥无数，田坎自始至终坚守着一方故土，镇守着一个生命的粮仓，固守着一个幸福的家园。

每当我赤脚走在田坎上，真实感觉到土地的坚韧与柔软。膀挎背筐，或肩挑箩筐，脚踩在田坎上是踏实的，行走的步伐是稳健的，因为田坎是坚韧的。犁田插秧，或割稻打谷，能真实体味到山川宽广，感觉到田野厚实，因为土地是柔软的。我是陕南的孩子，就是这片田野的孩子。田坎的“四时八节”，在乡村人日出而作日落

而歌中，更迭着一番又一番别样的景致。五谷杂粮在田坎划出的不规则地形里，乡村人用汗水调和着种子，眼睛与土地对话，耳朵倾听庄稼诉说，劳作的双手浓墨重彩绘制出，五谷丰登、幸福安康的七彩年画。

田坎上也有故事。踏青的时节，初恋青年男女会悄悄来到田野里，那绿草青青的田坎，就是长长的软沙发，是大自然的雅座。身后油菜花、坎边迎春花，在他们情窦初绽的话语中，吸引来蜂飞蝶舞。那些求学、打工离开山乡的人，独自踏上人生旅途之时，父母久久地伫立在院坝边，望着他们背着行装走在田坎上，一步一回头，那牵挂的眼神，挥手的影子，直到消失在坎子的边缘。这些无声胜有声的心语，全寄存在绵绵不休的田坎记忆里。

陕南的田坎，以灿烂而甜美的笑容装饰着山野；陕南的田坎，以多彩而绚丽的颜值打扮着乡村；陕南的田坎，以五谷丰登的累累硕果而尽情地馈赠乡亲；陕南的田坎，以风调雨顺的民康物阜而呈现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# 汉水之畔的日子

■ 付增战



一座石桥，连接起安康两个县境，北面是石泉的喜河，南面是汉阴的汉阳。

汉阳当然在汉江的阳面，紧挨一江绿水，青山之下一座镇街。街道狭长，顺着江水走势拐一个大弯，几十家店铺，主人没有刻意求财之心，不过把这当成一种生活的状态，如同工人做工，农民种地，只为有一件事做，求得心里安稳。隔天一次圩日，镇街上也只不过稍多了些摊位与行人，并没有熙熙攘攘，喧哗吵闹的景象。

这是白日的景象，到了夜里，镇街上没有城里的霓虹闪烁，桥头边一家烤肉摊子，老板有了预约方才出来，否则就慢悠悠的待在家里。即使生意很好，营业也至多到了九点钟。因此这镇街上一到了明月高挂就静悄悄的，只剩下江水缓缓流淌的声音。浸润的汉白玉的石桥栏杆都是湿湿的。

镇上人皮肤白皙，普遍显得年轻，桥头旅馆的老板娘看上去风韵犹存，一问才知已年近六十，早抱上了大胖孙子。街中间理发店的小伙看上去二十出头，实际年龄三十大几，从西安打工回来又在镇上开这一爿小店。

男人英俊女人靓丽自然是受了水土的滋养，秦岭山挡住北边来的寒风，汉江水让空气中充满氤氲的气息。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形成了亚热带的季风湿润气候。江水里有鱼，水田里种稻，鱼米之乡的季节要比秦岭北边人们饱经风霜的脸面要婉转细腻的多。

地方小了人心也就简单，不必弯弯绕的去琢磨别人，掩饰自己。伙伴想去汉阴县上，听到老板娘的儿子有顺车可搭，随便一句想搭车的话竟老板娘记在心里。于是早上满镇街的寻找我们两个只是普通旅客的人，谁知道我们却在镇街上晃悠悠的吃完了豆腐脑、油条，正兴致勃勃的在一家卖阳姜的摊子前踟蹰。老板娘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，满头大汗的表示歉意，说车子等了我们一两个小时，实在等不了就只能先走。好像犯了错误的是她而不是我们。

我在数日前来到这汉阳镇上，为着一件采访的差使。这趟差让我走入桃花源中，做一回武陵人，却按捺不住想要记住山上的每一株草，水中的每一条鱼，镇街上的每一块石板，小镇上人们的每一个脚印。

于是知道先有汉阳城后有汉阴城。我脚下踩的这一块土地正是一千多年前汉阴县城的所在，县城原名西城、安阳，都与这座城所处的方位有关。唐至德二年正式改名汉阴，又过了一百多年，宋朝时因为水患将县城迁到了汉江以北，仍称汉阴，反将原来的县城改名为汉阳。

于是我猜想那著名的“沈家三兄弟”，瘦长文弱的沈士远、沈尹默和沈兼士是肯定到这汉阳镇上来过的。百多年前汉江的水比现在还要清澈和宽阔，沈家三兄弟定会在凤凰山卧龙岗的文峰塔下焚三株高香，虔诚叩拜之后，从古城门内启程，踏着千层底布鞋的足印，顺着江水往南而行，到了这汉阳镇上，蘸着碧绿水，用《石门颂》的笔法写一篇凭吊子贡的文章。然后又从这里顺江而下，进入长江，再折向北，到了省城西安，到了东瀛日本，又到了京城北京，在煌煌北京大学，以一种大宗棠大将后裔的坚韧和血管里浸润长江水的灵感感悟庄子，精研书法，探究宇宙与人生的哲理，寻迹我们这个民族用优美语言折射的历史沧桑。

沈尹默大概也是受了汉阳镇上气氛的感染，灵气里沉淀下淳朴，变得讷于言而敏于行，后面干脆将自己名字君默中的“君”字直接去了“口”，变成一个“尹”字。从此后半生里只冷眼旁观世相，埋首翰墨之间，方成了米元章之下八百年来第一人。

沈家三兄弟后面再未回到汉阴，沈尹默的墨宝上亦常署上“吴兴”“竹溪”的款识，是故乡太过沉重，轻易不敢触碰，还是故乡太过轻盈，如云如雾，悠远而缥缈，紧紧握住，张开手却空空如也？

汉阴与汉阳，耳边挂着一月与一日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日照汉江渡，恍惚如梦中。

我在这汉江的白露时节，知道沈尹默从秦巴山里离开后再也不能找到回家的路，而我这个匆匆过客，也因为找不到前方的路，所以终是不忍离开。

# 镍白的月亮

■ 周敏

## 摄影课

摄影，是用光的艺术  
有逆光下。蓝天做背景，或者水做背景  
把那种纯蓝发挥到极致……  
盛夏永恒的纯蓝，像一种对心灵的教诲  
我们在荷花的冷香中变蓝  
在一抹纯蓝中，瞬息枯萎

## 镍白的月亮

那么多镍白的月亮  
掉入清晨幽蓝的湖水里  
她们拖曳着阔大的绿罗裙  
沉醉于自己的美态  
一只水鸭子在闪烁波光的水面逡巡

当我们惊叹一朵藕花黄色的蕊  
彻底抖落了上一季的洁净  
那只水鸭子，一下子站立在

一片层叠的浮萍上  
引领梳理着灰色羽毛。片刻又投入水面

遁匿于藕花间。你猛地意识到  
我们与自然的距离，只隔着一湖氤氲光  
仿佛因这幻觉，你感到隐隐的心痛  
因稍纵即逝的美，而感到绝望

## 一面湖水

夏天的暮晚  
我喜欢坐在阳台上吹晚风  
看一坨朦胧的月亮  
在白纱般的云层里隐现

身体如一块沉入水中烧红的铁  
慢慢凉却下来，犹如儿时  
高温的夏日经常流鼻血  
母亲在我的额头，冷不丁按一把凉水  
那些滚烫的不安分的血

又回流到血管中。灵魂安静下来  
如一面幽寂的湖水，这片刻的宁静  
足够重建灵魂的倾颓

## 合欢

这潮热的午后，一阵风把她的帽子  
摘走了，另一阵风拖着天空湿重  
的毡布缓行，  
拖不动了就回到空旷的草地上  
卷着草尖上余烬，旋转，砰然落地

她俏皮的齐耳短发，在微雨中飞扬  
粉刺鼻尖渗出细小的汗珠  
她的青春，穿过闪闪发光的粉合欢树冠  
目眩于一树合欢安静的赞美  
在雨丝欢愉的泡沫中  
在扇形花序的浪声里

夏季的粉合欢少女，她的影子是每一个  
曾经的我的瞬间，她的美  
将得到多少人的珍视。假以时日  
将有一个，怀着蔚蓝色大海的男人  
把她从我的手中掠走

## 采莲船是撑不动了

密不透风的荷塘，向我低语着什么

荷花有荷花的样子，娇媚而明亮  
荷叶阔大如盖，碧波浪涌起

船楫已朽，采莲船是撑不动了  
浮萍缠着荷的根茎  
一只红蜻蜓停在折断的荷梗上

船楫已朽，采莲船是撑不动了  
缺少闪光水面的荷塘，  
有如对夏日的辜负  
有如写诗的一生，缺少一首得意之作

## 镜湖

隔着一面湖水的镜子  
天上一盘银月，从黑夜里探出半个头来  
她靠着窗久久仰脸  
曾经夏日狂热的枝条，  
也陷入沉静的回忆  
银月渐渐推开半窗厚纱般的云层  
站立面前，她一丝不挂地  
在空寂的房间里走动，  
拖着黑夜的长袍  
多么巨大的慵倦  
淡淡月色包裹着她，  
如干枯水瘦的一败笔  
蛰藏在草丛里跳跃  
清凉的唧唧声，像玻璃弹珠散落四处



# 瀛湖

第1247期

月影

王迪作

# 老屋记忆

■ 吴莉

老屋是我的出生地，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，童年是欢乐的，这些欢乐全部储存在有些破旧的老屋里。虽然老屋在很多年前已经卖给了外乡人居住，但是，现在每每经过老屋，童年的欢乐趣事总能在脑海里呈现出一鳞半爪。我对老屋的牵绊和清晰的记忆，除了这些欢乐趣事以外，老屋所承载的童年梦想更是在我的心里湖中激情荡漾。

老屋里的童年生活绚丽多彩。生活在老屋，就如置身在童话里，每天都是无比快乐的。记忆里，我家老屋有四间很大很新的土房子，是我出生的那年父母盖的，座落在我们村的庄院中间，老屋的厨房很大，有两口土灶，每次母亲做饭，我和二姐就会端个小板凳围着锅台边站在上面看，活像一只只嗷嗷待哺的小鸟等待觅食的母亲一样，老屋的道场很宽阔，也是我儿时的游乐场。每天下午放学回家，小伙伴们都会来找我玩，我们跳绳、打沙包、打羽毛球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那真是一种无忧无虑和放任自流的欢畅！每次都玩得亦乐乎热闹极了，常常因玩得未尽兴而忘记了做家庭作业，第二天放学就被老师留校“惩罚”但回家后，依然“不思悔改”地放下书包，在院场里“疯玩”起来。

老屋有我五彩斑斓的梦想。记得那时候，父亲给家里买了一台录音机，是那种中间有旋转彩灯的，还带有四个小音箱，在九十年代初期，这算得上是一件很高档的电子产品了。父亲每次去襄樊进货时，顺便购买整摞整摞的磁带带回家，跟着这些磁带我学了无数的歌曲，常常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之中，日积月累的浸染，使我有追求艺术的梦想。于是，每到春节前夕，我就会组织同伴们，策划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“春节晚会”。老屋房后是一片竹林，竹林旁有一块闲置的平地，那就是我们的排练场。因为竹林背道不会有太多的大人发现，我们几个小孩在这里“成精”绝对安宁，不受大人干涉。我时常会叫上十几个同伴，安排两位主持人，进行节目排练。为了让大伙儿都参与进来，我经常担任好几个“角色”一对一地教他们唱歌和主持。几乎每次都会断断续续排练一个寒假，但大年三十准备演出的晚上，我们经常是搭着灯笼跑去玩了，把晚会演出的事忘到九霄云外。

老屋的四周，树林茂密葱茏。每到夏季，各种昆虫和动物们都会在绿荫树上乘凉，而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爬到树上抓知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一段时间特别钟爱知了，每次在家里听到叫声，我便跑出屋子去打探，知了也是很灵敏的，稍有动静它就能察觉。我特意让父亲给我做了一个网，太高了抓不到的时候就用网子网住，拿回家用绳子拴住一条腿，我就牵着绳子转圈让知了飞起来，知了因为限制了自由，边飞边唱着婉转忧伤的歌，但我最终还是放了它们，放掉的知了倏地串向空中，又向树林飞去，那种被解脱后的瞬间反应是非常有趣的。

在老屋那宽大的道场上，我第一次学会了骑自行车。父亲那个时候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我们趁他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偷偷把自行车搬出去学，刚开始还需要姐姐们在后面给我扶住，久而久之就学会了，当然中间也没少摔跤，但好像一点都不记得摔跤的疼。我在想：成长总是快乐的，它可以遮蔽或抚慰因为成长所历经的种种伤痛吧！

老屋现在虽然换了主人，但我童年的那些欢乐，那些发轫于童年的斑斓的梦想一直寄存在老屋，它同时也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生命中最有趣的回忆！

